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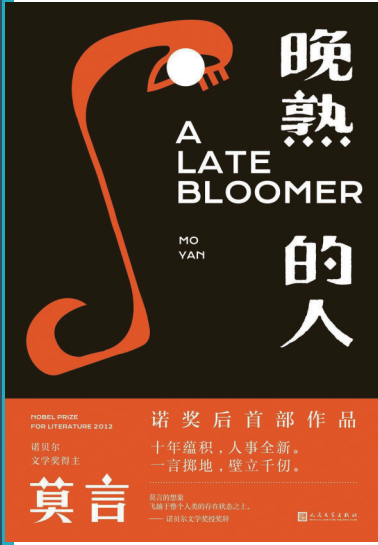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武翩翩 康春华 虞婧(特邀)

廖文娟、顾萌萌、曾笏煊、张诗瑶、任贻、杨淑芬6人正在讨论中

# 《晚熟的人》：生命的韧性



青蓝读书会，于2020年9月正式成立，由中山大学中文系郭冰茹教授倡议发起，带领硕士、博士生每月阅读一本当代有影响力的、新锐的小说，并深入讨论。书籍丰富，辞理逗趣。浩如烟海，郁若昆邓。欲青出于蓝，唯求新意而发心声。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专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

## 廖文娟：探索写作的原初动力

莫言在这部集子里一直在“处理”他的获奖问题，并思考写作的价值、动力，如何看待写作以及写作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这本小说集中不少作品都写到了写作所带来的巨大能量。《晚熟的人》表达对蒋二的“晚熟”理论和社会上投机经济的讥讽以及对获奖所带来的“名利泡沫”的自省。莫言也从记忆深处中打捞起童年里对写作威力的初体验：在《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寨叶》里，一个是披着“诗人”面皮的骗子，一个是以“文学”做幌子的混混，写出了文学作为自我标签的包装作用，而他们打着文学的旗号所做的种种事情暴露出人性中的丑恶部分。

其次，小说叙事人身份发生了细微改变。在《晚熟的人》中，“叙事人莫言”不再以儿童或少年的身份出现，而是与现实莫言的高度重合，如《左镰》中“在这篇歇笔数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里，我不由自主地又写了铁匠”。其二，在《晚熟的人》中被客体化的还有写作这一行为本身，主要表现为作品中描写过程的暴露。一方面是小说集最后附上的作品创作年表，另一方面是作品文本结构本身的断裂，不少作品都有一个“2017年的续”，如《等待摩西》中“现在是2017年8月1日，我……找出2012年5月写于陕西户县的这篇一直没有发表的小说”。

## 顾萌萌：反差叙事风格与“晚熟”的人

关于“晚熟的人”的含义，我认为有两个：一是不断创新，超越自己；二是认清周围的环境现状，摆正自己的位置，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但在小说中，出现了另一类“晚熟”之人，他们大都借势发力，看似强大、成熟，实则很虚。蒋二非法用地，他的擂台和展览馆要被政府拆掉了，他急忙打电话向莫言求助，莫言回道：“继续晚熟吧。”晚来的发育也不一定就是成熟的。十二篇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有“晚熟”的迹象：招摇撞骗的诗人金希普，泼辣无赖、巧舌如簧的覃桂英……他们大多年少历事，或被卷入历史大潮，或平庸平常，但随时代的发展变化，他们都开始“晚熟”了。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浪潮中，这些人看似走向了成熟，实则幼稚、荒唐、极端。

此外，小说中充满了反差对比，比如《等待摩西》中，柳卫东一开始对爷爷柳彼得和自己的名字恨之入骨，在“文革”时期批斗自己的爷爷，改革开放后，他投机从商失败，远走他乡，最终落魄回到家，却坚定地信仰起了“摩西”这个名字。很多反差之下形成一种悖论，呈现出现实与理想落差之下，作者的一种精神失落。小说看似非虚构作品，却又带有一些虚构色彩。也许作者正是为了形成这样的“反差风格”，在非虚构的故事中，添加了虚构的内容，使小说更加饱满。

## 曾笏煊：文学传统的延续

《晚熟的人》中作为知识分子的莫言，在小说的那场“表演”中也扮演着“帮闲”和“从犯”的角色。我觉得小说中的擂台可以被视作一个重要的空间，是暴露罪恶、裁决罪罚的审判场所，小说中应被判刑的不是台上被指有罪的人，不是“他者”，而是观众席中的蒋二和“看客”，是群体性的“我们”，当然，“我”作为“共犯”同样难辞其咎。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来看，我觉得上述诸多细节都与鲁迅式的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目光以及“我也吃了人”“我也有罪”的忏悔意识暗合。莫言试图指出，有时迫于压力，人会说谎、妥协，但即便为势所迫，也不能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底线，否则即便逃脱了外在、世俗的惩处，也无法洗净自己的罪恶，无法逃脱精神层面真正的“罪与罚”。我认为，这种“罪”的意识和对有良知的“人”的呼唤实际上通向的是“现代个体”的发现，曹禺《原野》中的仇虎亦是如此。相较于鲁迅和曹禺而言，莫言在小说集中的思考没有那么深沉、痛苦，但他也反思了个体在集体性事件中的历史责任问题，正如阿伦特所说的，要反抗“平庸之恶”。

## 张诗瑶：一幅素描，落笔轻盈

如果说《红高粱》是一幅油画，那么《晚熟的人》更像是素描，落笔轻盈，这部作品继承了以往作品关注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左镰》里写田奎被他爹砍掉了右手，追溯原因是刘老三的儿子喜子被欺负，来“我”家质问，“我”说是田奎的头，行

文直接跳到“很多年以后”，其实这里略去了很大一部分，想来应该是“刘老三怒气冲冲地跑到田奎家质问，田奎父亲和“我”父亲是一样的反应，生气至极砍掉了他扔泥巴的手，留下了惯用的左手。按照以前莫言的书写，这段应该是大加渲染，如果类比《檀香刑》就应该是施刑者父亲的愤怒与不忍，是受刑者田奎的委屈与痛苦，观刑者刘老三的快慰与冷漠。小说集还呈现飞速变换时代里全新的社会问题，可通常省略浓墨重彩的铺陈，叙述中都有一种话到嘴边留七分含蓄克制，从此也能看出莫言贴近时代且关注新生事物的努力，不断地调整角度，借外物观照内心，借内心观照外物。

## 任贻：“离去—归来—再离去”

我在莫言的书写中看到了一种乡村地区对于现代性的迷恋和崇拜，而这种迷恋和崇拜以对现代科技的迷信为重。如《红唇绿嘴》中，所谓的高参覃桂英以“微信营销号式”的形象出现，还能够乡下的文化空间中获得极高的话语权。而以网络科技为代表的链接，看似消弭了城乡之间的差异，但是事实上，这种对于网络话语的盲目崇拜存在着许多问题。

随着网络科技的普及，信息流动的壁垒打破，城乡之间的信息来源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的平等和同质性。对于长久以来一直滞后于城市的乡村而言，网络带给他们一种站在时代潮头的错觉。通俗文化即便能够占领部分空间，如果想要真正进入主流话语空间，还是需要一些外力的确认，比如官方权威的盖章，又或者文化精英的关注。显然，“我”这样的文化精英是不欣赏所谓的“高参”的。

莫言文本中略带夸张的对互联网的盲目崇拜和依赖其实体现了乡村民众的一种从边缘进入中心的渴望。作家采用知识分子还乡视角，看到了与记忆中的故乡所不同的荒诞和现实。知识分子还乡之后的不适应感自然是存在的，否则，也不会“离去—归来—再离去”。

## 杨淑芬：命运中的韧性

我认为《晚熟的人》与鲁迅小说，无论是小说的

知识分子还乡的视角，还是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些相似之处。

鲁迅笔下的故乡是与封建传统的陋习、非现代的愚昧联系在一起，故乡呈现出麻木的国民劣根性，充斥着一种现实主义色彩的悲剧意味。同时，鲁迅建构了一个与现实故乡相对立的理想故乡，存在于鲁迅回忆中的理想故乡民风质朴、融洽协调，与现实中的破败与闭塞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当“我”这一个积极而奋进的知识分子返回故乡，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一种启蒙者的孤独与悲哀。而在莫言的笔下，无论是回忆中的故乡，还是现实中的故乡，都充满着暴力、冤屈、伤痕和悲剧。与以往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乡书写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莫言以沉着、冷静、理性的笔触叙述了他的返乡经历，描绘了现代化社会裹挟下各色各样的小人物，也呈现出他鲜明的道德立场。与鲁迅笔下人物的悲悯与绝望不同，《晚熟的人》中的人物都呈现出一种生命的韧性，在厄运的折磨中有韧性的挣扎。如《左镰》中的田奎在被“诬陷”的暴力惩罚中失去了右手，但他变得什么也不怕，只愿讨得一个有过两段婚姻的女子安安分分地过日子。



周子涵、金惠莹、张羽扬、张馨元、周梦雪、谭钰薇、李季冰清、刘芳芮、李晓婉、潘晨10人正在讨论中

# 文学中的“轻盈”

它们就像诗人那些以零碎而微弱形式的思想，脆弱却并不偶然。在他看来，人类的价值就来自于道德所具有的微小却顽强的光芒。它们存在于苦难时坚守的信仰与顽强的希望，个人的骄傲与谦卑以及对代表自身尊严的小小光亮的捍卫当中。正是这种“轻盈”，才使得人类在灾难的重压下得以喘息，自身的光芒也不至于熄灭。这正是意象之轻盈和用文学之轻抵御生活之重的酣畅体现。

## 金惠莹：米兰·昆德拉的“逃离”——在轻重跃迁中寻找存在

面对现实的沉疴，米兰·昆德拉认为：人类复杂的生存境遇要求小说以简练为手法，减轻结构重量，直达事物核心。如果反抗沉重是轻盈的内在逻辑，那么“逃离”便是其外在表征，也是一份试图重塑存在方式的趋于未知的赌注。昆德拉笔下的“逃离”充满现实的意味：在行为上，它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在价值上，它是一种退无可退的重；在思想上，它又是从主人公将自我毁灭视作证明自我存在的孤注一掷，到在异质文化对记忆的割裂中重构身份认同的挣扎，最终走向作者对现代性的反诘。如此的描述，使人类最残酷的生存困境一览无余。轻与重谱写了存在的两种真实形态，“逃离”又在两者之间构建起虚无的纽带。通过在不同境遇间的跃迁，人类得以窥见存在之可能。

## 张羽扬：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以“轻盈”消解“沉重”

卡尔维诺称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是“关于诗歌的第一部伟大著作”。作品中，卢克莱修并未着重诠释世界运作的原理，而侧重描绘辽阔世界中的微小粒子，并试图勾勒虚空而细微的世界。在他的笔下，肉眼无法观察到的粒子以轻盈的方式游移于稳固的物质世界与虚空世界之间：黑暗房间里，一束照射进屋的微光，会凸显在空中翩翩起舞的尘埃的脚步；细密而肉眼难以观察到的蛛网，会在我们步入丛林时，轻轻裹住我们前行的身躯。卡尔维诺指出，卢克莱修一直在尝试减轻物质世界的沉重质量，他对事物的认识方式，也扩大到了对可见世界诸方面的理解：人的存在应是自由的。对卢克莱修而言，超然物外、怡然自得的伊壁鸠鲁式人生是至高无上的，而轻盈的文学与诗歌，则能够打破宗教禁欲主义的藩篱，让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认识世界，进而消解世俗生活的重量。

## 张馨元：奥维德的《变形记》——诗人笔尖的轻舞

卡尔维诺在作品中征引了奥维德《变形记》中的柏修斯与美杜莎之战。他将世界的沉重化为美杜莎女人石化的目光，柏修斯凭借镜中反射的形象击败女妖则是英雄承担现实的方式：“轻盈”于此，是脱身于现实桎梏的捷径。再者，奥维德的轻盈还在其写作笔法上得以体现。譬如，阿波罗对达芙涅的追求可谓是一次狩猎和强夺，但诗人却有意弱化这一带有强暴意味的追逐，更多借助于清风、流水、枝叶等轻盈

的意象，着重于对少女形象的工笔细描，并以丰满的想象力加以点染。原本静止、凝滞的画面，在他的笔下舞动起来，故事的悲剧性色彩也因蓄满轻盈之美的笔触得以稀释。想象力、创造性、巧妙的语言，使诗人笔下的各人物能够轻盈且连贯地完成转变。在他细腻且富有弹性的笔触下，一切都变得轻盈而有序。

## 周梦雪：卡瓦尔坎蒂与但丁的语言对比——意象的轻盈

在卡尔维诺看来，世世代代的文学都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一种将语言变为没有重量的东西，像云彩般漂浮；另一种则赋予语言重量和厚度，使之具体化。卡瓦尔坎蒂和但丁正是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文学倾向。卡瓦尔坎蒂的诗歌轻盈、细微、永呈动态。在一首十四行诗中，为体现情人之美，诗人并没有一板一眼地刻画情人的眉眼与妙俏身姿，而是在列举了众多美丽的事物（彪悍骑士、静谧黎明、婉转鸟语、纷飞白雪）后，突然笔锋一转，称世间万物都不及情人之美，以此轻盈地勾勒出情人的娇俏身姿。与他相比，诗人但丁更加看重赋予事物具体的形态，哪怕是极为抽象的脑力活动，也要赋予其准确的形态。比如在《神曲》当中，但丁构建了一个等级森严、有序可循的世界。即使客观本身重量较轻，他也会精准地说明其分量之轻。

## 谭钰薇：不存在的堂吉珂德——以文学之轻载生活之重

卡尔维诺以“堂吉珂德举矛战风车巨人”一幕作为形象之轻的例证。《堂吉珂德》这部作品的轻盈显然不止于形象之轻，而更在于其近乎痴狂的想象以及理想浪漫主义的内核。塞万提斯以滑稽的笔触书写伟大的信仰精神，讽刺僵化的骑士教条，其笔下的堂吉珂德对骑士文学走入火魔后自命为模范骑士，就算碰得头破血流也依旧满腔热忱地走南闯北。这就是一种举重若轻。塞万提斯一生潦倒，几度因无妄之灾入狱，很难否认小说的啼笑皆非中其实也藏着作者的一份执着。卡尔维诺也以同样的轻盈在《不存在的骑士》中写下阿季卢尔福的故事，让文学之轻跨越世纪，从理想之赞再到存在之辩，承载起生活之重。无论是那套破旧的拼凑盔甲，还是完美的银白盔甲，都体现出文学如何借助轻盈之术消解生活的沉重。我们很难在现实中找到文学骑士的踪影，但生活的答案也许恰存在于生活之外。

## 李季冰清：《格列佛游记》——灵魂之“轻盈”与科学之“沉重”

科学无疑是18世纪最重要的思潮：牛顿力学问世不久，启蒙群星层出叠现，人类乐观空前未有。在中世纪教会统治下沉睡千年的古典文化重现世间，却缺少了轻盈、审慎与克制。从它灰暗的阴影中，我们依稀能预感到20世纪的沉重梦魇。斯威夫特作为时代的先觉者，旁观彼时的科学潮流，最早对启蒙筹划提出了质疑。书中“飞岛”凭借磁力悬浮空中，住民却终日沉湎冥想，对其他一切漠不关心，行事怪诞，沦为只仰着头观察星际的科学怪人，丢失了自然人

应有的灵魂人格。卢梭有言：“科学愈臻完美，道德愈发腐败。”启蒙本让我们免受盲目支配，但过度理性反而异化和压抑了人类本身。飞岛上的专家和政客们沉迷于抽象科学，罔顾人世生活，以“沉重”的科学将自身镣铐，失去了生活与灵魂的“轻盈”。

## 刘芳芮：伏尔泰的想象力——从沉重现实到失重太空的轻盈一跃

借助想象力，伏尔泰为沉重的现实披上一件科幻的外衣，又借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去映射现实的荒诞。作者轻盈一跃跳出现实，进入浩瀚无垠的太空，跟随天狼星巨人寻求解脱。同时，现实也从未被遗忘。在新的宇宙中，作者借米克罗斯梅加斯之口倾诉着现实的沉重。相比于现实主义的手法，想象力的加入使得故事更加轻盈，也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科学赋予了巨人星际旅行的可能，也为想象力的轻盈加上可靠的限制，使故事既能在星空翱翔，又不忘脚踏实地，从而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虚构为故事加上点睛之笔，赋予故事更轻盈的骨骼，也为情节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它最终摆脱现实的枷锁。这样，既不过分沉重，也不欠缺思想内涵，从而彰显文学的魅力。

## 李晓婉：以轻盈的月光，聊慰永恒的沉重

卡尔维诺对莱奥帕尔迪的评价是：“他的奇迹在于使语言变得轻如月光”。在莱奥帕尔迪的诗歌中，月亮的存在并不张扬耀眼，而是“静谧”而“皎洁”，以一种悬浮、飘忽的姿态烘托诗歌的底色。月光如缭绕的云雾笼罩着漆黑的夜色，也抚慰着诗人难以排解的愁绪。常年疾病缠身不断消磨诗人的意志，落后保守的家乡与家庭又如囚室般禁锢诗人的自由，黑夜压的现实更使诗人内心始终弥漫着浓稠的忧郁与压抑，甚至试图以自杀来终结痛苦。因此，他希望从像月光般轻盈的对青春岁月回忆中汲取勇气，渴望月光带他脱离病痛，获得自由。然而，月光并不能改变如夜色般浓重的现实，夜晚的主宰仍将是永恒无尽的黑暗。诗人写道：“往事回忆固然令人悲伤，而痛苦却地久天长！”

## 潘晨：无法消解的沉重与带来希望的轻盈

《铁桶骑士》的创作背景是一战后奥地利的寒冬。堂吉珂德尚有瘦马洛西南特满足他对于英雄的想象，而生活在20世纪的主人公却只能以空煤桶为坐骑。御“桶”飞行的虚构故事具有魔幻般的色彩，飞行的轻盈也化解了流浪的疲惫。骑士悬浮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上，读者也仿佛得到片刻喘息。卡尔维诺以铁桶骑士的旅途承接萨满教的灵魂飞翔，串联早期民间传说里女巫的魔力，反映了文学如何面对生活的重负。然而，现代文明给“秘索思”留下的空间愈发狭窄，人类满怀期望试图离开沉重现实，但所及之处并不能满足自己的想象。尽管如此，卡尔维诺或许仍怀有善意与期待。当他笔下的人物马可瓦尔多走出蜗居多年的地下室时，被消费社会和生活重负折磨的心灵，仍会被城市的微风触动。这大概就是现代人在现实世界追寻轻盈的模样。

伊塔洛·卡尔维诺是意大利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20世纪世界文坛的大师，与博尔赫斯共享“作家们的作家”的美称。他一生中创作了包括小说、论文、随笔、文学评论、影评等在内的众多作品，而且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意大利最富想象力的作家。《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又称《美国讲稿》）创作于1985年，是卡尔维诺为赴美讲学准备的系列讲稿，包括轻盈、迅捷、确切、可视性和繁复等五个章节，代表着文学应该具备的重要特征。卡尔维诺的这部遗作，如同五个主题命名的“书架”，上面陈列着作家最为钟爱的书籍。在讲稿的创作当中，作家针对每个主题进行了天马行空的阐述，读来妙趣横生而又不无难度。作品以“轻盈”开篇，表明这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参加本次读书会的同学正是针对该章节中引用的作家作品展开思考，分别从思想的轻盈、虚构的轻盈、概念的轻盈、意象的轻盈以及将文学作为寻求轻盈和直面重负的方式等方面，对“轻盈”这一概念在文学实践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周子涵：蜗牛痕与玻璃碎——动荡风暴中的轻盈反击

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诗集《暴风雨及其他》中出现的那些轻盈渺小的意象：蜗牛的痕迹、碎玻璃闪光的碎屑，还有粉饼与小镜子，都是日常生活中看似无足轻重的事物，却能抵御滔滔风暴，并且显现出非凡的光亮。诗人将诗篇置于世界末日的框架当中，用黑暗与灾难的反衬，突出那些细微的闪闪发光的痕迹。



绿逸读书会 绿逸读书会成立于2020年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担纲意大利当代文学课程的魏怡副教授负责指导，高如老师协助修改文稿，参与者是意大利语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本读书会旨在利用语言优势，在中国推介、研究意大利现当代文学家及其作品，以便有更多读者在阅读中了解意大利的历史传统和当今生活。